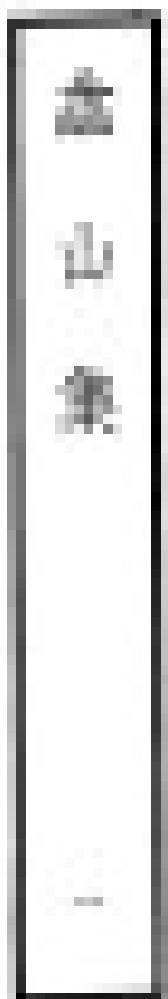


龠山集



清人別集叢刊

余
山
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人別集叢刊》編印緣起

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國億萬人民正在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進行新的長征。爲了適應學術研究日益增長的需要，進一步開展批判繼承和清理我國的古代文化遺產，以達到「古爲今用」的目的，我們決定有計劃地影印一批古籍，作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清代上承二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殘局，下開百年來近代史的新面，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文化學術上也留下了大量反映這些變化的著述。《清人別集叢刊》的刊

行，就是試圖從衆多的清人著作中，以作家爲主，選擇其內容較有價值、板刻較精而又流傳稀少的集子，加以影印出版，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

三、本叢刊所收別集，其思想內容上的選擇標準如下：（一）在文藝上較有成就，或能代表一種傾向和流派的；（二）在思想史上有較重要地位，或影響較大的；（三）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貢獻，可供今天借鑑的；（四）保存史料較多，可藉以考見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情狀的。

四、本叢刊於所收別集的板本，皆力求精善，全部影印，以期保存原書面貌。板本選擇原則如下：（一）未經刊刻者盡量

用稿本或精鈔本；（二）已經刊刻者盡量用原刻初印本，或經原作者校正增補的定本。

五、由於我們對影印古籍的經驗不足，且於清人別集的調查研究也未能深入，工作中一定會存在很多缺點，熱切地盼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正。

最後，本叢刊在編印過程中承國內各大圖書館熱忱協助，提示對選題的意見，並惠借最精板本，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出版說明

《螽山集》十二卷，續集《四游草》四卷（北游、徐杭游、魯游、西江游各一卷），又續集五卷，共二十一卷，清方文撰。

文字爾止，一名一耒，字明農，桐城（今屬安徽）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卒於清康熙八年（一六六九），終年五十八歲。明朝桐城方氏，是一大家族，以仕宦、治學稱於世者頗多。文父大鉉，萬曆進士，任戶部主事，早卒。文少孤，與從子以智年相若，同學達十四年之久。以智入清，以氣節學問著；文入清亦以氣節著，並負詩名。叔姪二人同是明末清初

桐城方氏的佼佼者。龔山即塗山，取名之意詳見本書序跋。

方文一生，正當明朝滅亡、清朝初定之時，他親身經歷了這一大動亂大變革的時代。《龔山集》中不少篇什，就是真實地抒發了作者對時事的憂慮，以及鼎革後的亡國之痛。大約甲申（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以前爲一階段，明王朝在農民起義浪潮的激盪下，搖搖欲墜，有識之士無不有大廈將傾之感。《龔山集》中對此多有所反映，可稱爲前期之詩；甲申變後爲另一階段，是爲後期之詩。後期的詩作，較多的是故國之思。朱書所寫《方龔山先生傳》中（見本書續集卷末），記載他曾當衆指責仕清貴爲大學士的陳名夏，姑不論是否真有其事，却

可說明他的強項的歷久不變的遺民之志是頗爲時人所稱道的。

方文詩的藝術成就，亦可有前後期之分：前期學杜，多蒼老之作；後期專學白居易，明白如話，長於敘事，這在清初詩壇也是矯然不羣的，因此頗受譏評，以爲淺俚可笑（見《池北偶談》、《靜志居詩話》）。但是與王士禎齊名的施閏章評論說：「爾止爲詩，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可引用。興會所屬，衝口成篇，款曲如話，真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痕。」（見《明詩紀事》引《愚山集》）這對《螽山集》中諸詩來說，應是中肯的評語。

方文在明朝，僅爲諸生，未及出仕；在清朝更只能靠游

食、賣卜、行醫爲活，所以一生窮困。但交游遍朝野，名流無不與交。明末清初知識界的有名之士，在《螽山集》中幾無不可以考見，因此除它本身的文學價值外，更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對文學研究和歷史研究都是可供探索之用的。

《螽山集》流傳不廣，各家著錄，多有錯漏。王槩（方文之婿，繡水人，字安節）於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所刻全集，首尾完整，除卷七即事三首之二有句曰：「草莽自能標漢幟，衣冠不肯拜□□」，其中剗空二字，顯係羶胡一類字眼，以示有所避忌之外，其他違礙之處尙無刪改痕跡，想見其時文網不如後來之密，得以存真，自足可貴。今即據北京圖書館所

藏原刻本影印，所缺續集卷五第二十三頁及跋二篇三頁，則係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補入。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侖山集序

關中李楷撰

桐城方子爾止之詩凡若干卷諸體咸具河濱子序之曰夫論詩而好譏議人者此其人不足與言詩也其意以爲不排人無以自見故於古人亦反唇焉繇此推之必律天下之人皆歸於已一軌凡古人之不合於我者輒訾其瑕類使聞者無不驚而畏之曰夫夫也且出古人上其誰敢與之爭嗟乎古人何易言也古之人先得我心亦猶我之先得乎天下後世之心也與我同者我趨之與彼同者彼趨之古今一揆是非無定必引彼以就我與強我以適彼皆不然之事也或彼或我自成一而家而已矣乃世所援以爲口實者元輕白俗郊寒島瘦

予竊以爲不然夫微之樂天東野閬仙豈復有堪爲姍笑之資哉後之學者不得其精神之所存而皮相之耳食之羣而吠之以輕俗寒瘦槩古人之一生古之人其心折乎若四公者皆自成一家者也夫家者異於遊歷與寄寓者也跋涉之途不足以當一宿一宿之旅不足以當流寓流寓之所不足以當故廬以是知岐出岐入泛泛然而無所歸者皆失其家而家他人之家不能以自立我之亞旅我之苗裔將安歸乎古人爲人之所歸而或以其異已則曰非我家也然不謂之汝家乃遂嘗之曰此未足以爲家嘻其甚哉方子於詩無所不學而歸宗無二其詩必自成一家故其言曰樸老真至詩之則也予觀草木之華香艷沁人結而爲果堅確可舉方

子之詩詩之果也樸老真至則果之熟時也方子以僉
山名集本於離騷天問何娶彼僉山而通之於台桑蓋
僉山卽尚書之塗山也其地或云在會稽以在鍾離者
爲正方子之意遠矣方子名文字爾止又名一耒字明
農

同里八十老人姚

康

撰休那

謂詩文必窮而後工者大約取證汨羅杜陵諸君子顧
楚之爲國唐之爲天下當其時皆何如其窮豈獨一人
哉夫必窮其人而後工其詩文詩文可不設矣乃至窮
天下之人以工一人之詩文司命者之需於詩文又何
爲也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讀不得杜詩政恐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而非身經一時之變者亦讀不得
杜詩自予經變以來舉頭向天不復知日月所在乃得
讀爾止詩老眼頓明蓋今之爾止昔之汨羅杜陵也非
三君子此三代者遂成黑暗地獄矣乃知窮天下之人
以工一人之詩文者爲一人之詩文成而天下始有所

托此司命者之微意也夫天下之內天下之外有大物焉以持之者理也而詩之需於此者獨少焉過不在理也如五穀之取精元化者不過一歲之滋而住世者賴之至五金八石之壽皆萬歲而或至殺人其德乃不逮一歲之穀過亦不在金石也砒霜之爲物也人食之死龍食之肥則砒亦不死之藥而食之死者其脾胃不龍若耳生民以來忠臣孝子之心何一不出於理忠臣孝子之言何一不歸於理愈理愈奇愈理愈韻理者詩家之大藥特非其人不得而用之忠臣孝子之制作固龍之脾胃也與嗟乎惟理之窮亦久矣有爾止詩而理得所托天下與托焉此天下甘爲爾止窮不怨也長沙之吊汨羅曰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蓋自傷所

遭不逮汨羅顧使以賈生而當永嘉靖康時頗得作此
想否故非司命之大仁大忍以窮一人而因大窮天下
人尚足誤我賈生未可與讀騷矣况他人乎然則所謂
一時之變今用之者兩人可也作詩者用之爾止是也
讀詩者用之休那是也